

吴苾雯 著

高三家长

如履薄冰的心路历程
走过炼狱的倾情忠告

作家出版社

吴苾雯
著

高三家长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三家长/吴苾雯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 1
ISBN 7-5063-2521-7

I. 高… II. 吴… III. 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4348 号

高三家长

作者: 吴苾雯

责任编辑: 姜 琳

装帧设计: 程 杰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930761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9.5

插页: 2

版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521-7/I·2505

定价: 17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WUBIWEN

吴苾雯

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

已出版作品：《“逃离”大学》、《哪把椅子是我的？》、《滚滚红尘中的中国女人》、《今日台湾探秘》、《一个女记者的梦》、《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》、《漫漫征程》、《两个人的故事》，已发表《今天不是昨天》、《无冕之王》、《恶梦相随》、《寻找母亲》、《来自天堂的琴声》等多部中篇小说。

其中，《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》、《漫漫征程》获全国青年读物优秀图书奖。

卷首语

当下，高考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它像一根敏感的神经，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。然而，高三家长，这个承载着巨大的精神上、心理上、体力上、情感上、经济上多重压力的群体，这些上有老下有小、要做事业要顾家庭、身心疲惫体力不支的家长们，却很少被人们关注甚至被遗忘。没有经历过高三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竞争，什么是残酷，什么是炼狱。没有做过高三学生家长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忧心如焚，什么是提心吊胆，什么是焦虑不安。

本书记录了一批刚刚走过高三的家长，他们如履薄冰的心路历程、有喜有忧的成败得失、饱含血泪的真情忠告，这些切身体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生动鲜活的实例、浓郁的人文关怀、充满理性的思考、丰富实用的资讯，将会给正在或即将要做高三家长的人们以有益的启示。

目 录

第一章 走进高三 /1

一、高考大“移民”

录取分数“地区差”，带动了大“移民”，
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得到的同时失去了什么。

二、紧急转移

是上一流学校还是上二流学校，关系到同学
圈子，同学圈子就是以后的社会圈子。

三、爸爸回来了

为了上高三的女儿，已经离婚的他们又违心
地走到一起。

第二章 在“炼狱”里陪你 / 33

一、背上的梦

他们要比其他高三家长经受更多的精神折磨
和煎熬，因为他们是身有残疾的高三学生的家长。

二、陪读母亲

三年陪读回来，婚姻之船已被无情的手撬开

了大洞。

三、我想做一只猫

高三学生承受着双重压力：高考的压力和成长的压力。

四、夹在书中的情书

高三是残酷的，残酷得没有爱情的位置，这是一个不能有爱情的季节。

第三章 在大学围墙上寻找那扇门 / 76

一、脚尖上的希望

跳芭蕾舞的艺术特长生，用脚尖走进了大学。

二、飞来飞去为哪般

拿小语种这块敲门砖，去敲重点大学的门。

三、一本书与一个北大梦

书敲不开北大的门，就只有从高考独木桥上挤过去。

四、天平为何倾斜

家长以身试法，为孩子搭“梯子”偷越大学围墙。

第四章 考前大逃亡 / 118

一、放飞儿子

挤不过“独木桥”，不如一走了之。

二、我把孩子给卖了

坐着合法的黑船出去，自己把孩子给卖了。

第五章 如履薄冰的日子 / 137

一、我给女儿当“小秘”

谁能及时获取信息，谁就获得了高考的主动权。

二、拽住希望的尾巴

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，却找不到点石成金的老师。

三、走进心理诊所的女人。

如果不再去看医生，我不但会毁了自己，还会毁了儿子。

四、我是高四家长

比起应届毕业生的家长，他们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。

五、别来打扰我

“豆腐心、刀子嘴”给孩子带来的是莫大的伤害。过分关注使家长走进五大误区。

六、考生家长日记

高考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在这场考试中没有谁是失败者。

第六章 徘徊在希望与绝望的边缘 / 213

一、“快乐”高考

高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，痛苦抑或快乐其实是自己的选择，眼前是黑色还是橙色，全看自己怎么看。

二、手背上的牙印

高考是对孩子的考验也是对家长的考验，心理素质差的，没准儿就崩溃了。

三、焦灼的等待

每一个考生和家长等待着那个命运犹如犯人等待着法官的宣判。

第七章 啊，高考这个魔方 / 251

一、给自己画个太阳

高考其实就是一个魔方，你不知自己将会转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但这结果是好是坏你都得兜着。

二、女儿啊，你的梦太沉重

那场惨烈的高考悲剧，已成为她们母女俩内心深处秘密。

三、放飞也是一种解脱

作为父亲他觉得自己很失败，这种失败的感觉经常折磨着他。

附录一 2002 年高考启示录——高考形势分析与预测 / 275

附录二 教育部专家透露 2003 年高考命题七大趋势 / 292

后 记 / 293

第一章 走进高三



一、高考大“移民”

太阳白晃晃的，烤得人七窍生烟，周建设吃力地踩着自行车，汗水像蚯蚓一样爬了一脸。

儿子今天上午的考试一直揪着他的心，考得好，儿子就能留在这所北京市的重点中学，如果考得不好……他不愿想下去。

儿子借读的这所中学是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，当初为了让儿子进这所中学借读，他没少求人。进去后才发现，在这所学校借读的学生有近百人，有本市的，也有外地的，这些学生的学籍都不在本校，高考时，外地学生必须回自己户口所在地考试。

周建设的儿子小铨与这些学生的情况不尽相同，他有北京市户口，是刚刚才办下来的。但他的学籍在山东，他一直生活在那里，先是与爸爸妈妈在一起，后来爸爸妈妈来北京了，他就和姥姥姥爷在一起。他对爸爸妈妈的记忆几乎都是10岁以前的。

1995年，在山东某商业银行业务处任处长的周建设被借调到

北京总行。

第二年，妻子也辞职到了北京，并在一家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。妻子来后，他们租了一间房子，有了一个临时的家。也是在这时，周建设动了想调进北京的念头。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子。

山东是高考大省，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达30多万人，而算上大专总录取率也只有50%左右，所以竞争异常激烈，录取分数线每年在全国居高不下。2001年，省里划定的重点大学录取线超过了600分，而且省内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录取分数线。儿子户口在青岛，青岛的分数线比济南要高出二三十分，在那里考大学竞争更加激烈。对这个政策老百姓有议论：“凭什么济南的分数要比青岛的低？”这种议论甚至搬上了报纸，可是有人回应说：

“这还不是学的北京，凭什么北京的学生考400多分就能上重点大学。”

2001年，某家中央大报将各省市录取分数线公之于众，山东省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线比北京要高出100多分。这年高考前后，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点，北京、上海成为关注焦点。外地人认为北京人占了便宜，不但沾了首都的光，也沾了高校资源丰富的光，就因为北京高校资源丰富，北京的孩子考大学就容易，十个人里有七八个能上大学。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愤愤不平，有人出来说：“咱北京的孩子别看分数低，可素质高。”这更招来一阵猛烈的板儿砖。去年9月，北京市对外宣布：2002年，北京市高考将自主命题。嫉妒的、愤愤不平的、抨击的，全都傻眼了，人家不跟你玩一个游戏了，跟你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了，你还说啥？

如果不是家里有一个也即将要高考的孩子，周建设也许不会

去关心录取分数线的问题，不会去关心公不公平的问题。儿子上的是是一所重点中学，他的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，上个大学估计没问题，但要想进重点大学还有点儿悬。

虽然借调到北京，但在北京落户，周建设倒真没想过，分行的两位副行长在一两年内将先后退休，他这个重点业务处的处长接副行长的位置似乎顺理成章。再说，他也没觉得北京有什么好，这里，局级干部一抓一大把，当个局长，也得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。所以他当时的想法是，好好干半年，给领导留个好印象。

努力进京的目标最初是由妻子提出来的，她对丈夫说：“咱小铨要是在北京参加高考，没准儿能进清华。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努力，为了儿子。”这说了没多久，妻子悄悄把在银行的一份好工作辞了，亲自到北京来了，大有破釜沉舟的架势。

为了有个北京户口，周建设拼命努力工作，希望得到领导的赏识。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惟一的途径。说起当初的动机，周建设苦笑着摇摇头说：“这动机不高尚，很卑微，但却是真实的。”

认识周建设的人都说他能干而且踏实，可能正由于这个优点，他的借调期从半年延长到一年，一年又延长到两年，可是领导一直不提调动的事。妻子有点沉不住气了说：“你不能只知道埋头干活呀，也要多去领导家走动走动。”周建设倒也不是那种死板的人，他只是觉得提这个问题得看准机会。

1998年，银行开始清理呆账，总行决定抽调部分业务骨干组成清理小组，周建设是领导考虑的第一个人选。由于清理小组组长由一位副行长兼任，具体领导工作其实都落在担任副组长的周建设肩上。工作紧张而又忙碌，几年里，周建设几乎没休过星期

天。他说，清理呆账工作非常复杂，难度非常大，但工作成效是显著的，清理工作不但得到总行表扬，还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肯定。

2002年元月，是周建设借调到北京的第七个年头。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，总行破例为他申请到了全家户口进京指标。周建设说，那天我从北京市公安局拿到户口迁入证时，真是百感交集。记起有一年回家过年，儿子见了我很陌生地看着我说：“爸，你再不回来，我都快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儿了。”我听了差一点就掉了眼泪。如果不是为了儿子，也许我早就打了退堂鼓。当我终于拿到了那个想了多年、等了多年的户口本儿时，我在心里默默地说：“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我儿子终于是北京人了。”

办完了户口，周建设马上着手为儿子联系转学的事。他将北京市的重点中学摸了个遍，四中当然好，可是门难进，即使拿个十万八万的赞助费，人家学校也不收。清华附中、北大附中、人大附中还有101中学在北京都是首屈一指的好学校，可是周建设托关系找上门也都一一婉拒。一定要让儿子上一所市重点中学，周建设又辗转托了很多关系，最后还是一位老领导出面，终于找到了儿子现在借读的这所市重点中学。虽然他对校长说儿子在山东上的是重点中学，说儿子如果进了这所学校高考时不会成为分母、拖学校的后腿，但校长告诉他，在不能确认孩子的真实学习情况时，只能办借读，两个月后参加高二期末考试，如果总成绩能进年级前一百名，学校再为其办理转学手续。

有人告诉他，这已经是很给面子了，能进这所学校的学生谁不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进来的，就是那些借读的学生也不是说谁想进就可以进的，除了要交数目不小的借读费，还得有关系。

儿子听说要到北京上学，似乎并不欢欣鼓舞，要走的前两天，晚上回来得很晚，问他去哪儿了，说是跟同学在一起。

到北京后，周建设很郑重很严肃地跟儿子谈了一次话。他说，这次期末考试很重要，你要是考不进一百名，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，进不了这所学校你就只能去二类学校，所以，一定要认真对待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

儿子一直低头听着，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。周建设突然觉得他和儿子之间有了距离，面前的这个半大小子，已不是几年前搂着他的脖子缠着要他讲故事的那个胖小子了。周建设说，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对你的话是反对还是赞成。

怕儿子不能适应新的环境，周建设几乎每天都要去学校看看，他发现儿子下课后几乎不出教室，也不跟周围的同学说话，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做作业。回家后，他想跟儿子好好谈谈，因为儿子并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。

那天，一吃完晚饭，儿子就坐到电脑前，说是要给山东的同学发邮件，在电脑前竟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。周建设见了又急又气，忍了半天，见还没有从网上下来的意思，终于忍不住了，走过去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抓紧。”儿子抬头看了他一眼，“叭”地关上了电脑。

周建设说：“到了这里要学会跟新同学处好关系，别一天到晚老惦记着老同学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儿子就冲着他他说：“我一开口说话他们就嘲笑我，学我的山东话，还叫我外地人，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周建设没想到儿子有一肚子委屈，竟一下不知说什么好，如果儿子不能融入新的集体，不能心情愉快地投入学习，势必影响

学习成绩。他心急如焚，第二天就去了学校，跟班主任谈了儿子目前的心态，希望老师能从中做做工作。

也许老师在下面做了工作，儿子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，虽然还不大爱与新同学交往，但性格活跃了一些。

小铨期末考试成绩进了年级前一百名，学籍由山东转到了这所重点中学，新学期开学，小铨成了该校高三年级学生。周建设也就成了高三学生家长。

儿子进了高三，周建设和妻子的神经绷得更紧了，这可是决定命运的一年，不少孩子就是在这一年功亏一篑。可是周建设发现，他和儿子几乎无法沟通，七年的分离，父子之间已变得陌生，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在阻隔他们，使他和儿子无法靠近。

儿子的床头摆放着一只布做的玩具老鼠，那是他从山东带来的，他对那只玩具老鼠喜欢得不行，晚上睡觉时也抱在怀里。周建设看不惯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怎么还像个孩子，要抱玩具睡觉？他看了心里别扭。一天乘儿子不在家，他将那只玩具老鼠藏起来了。儿子晚上回来，见老鼠不见了，焦急地问：“小老鼠呢？我的小老鼠呢？”说着，便满屋找起来。

周建设皱着眉头说：“什么小老鼠，小老鼠的，你都多大了，还玩那些东西，我替你收起来了。”

没想到比他高出一头的儿子横眉竖眼地冲到他面前说：“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自由，我喜欢小老鼠怎么了？那是我的自由！”

周建设气得浑身哆嗦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，从小到大，他还从没打过儿子。挨了一巴掌的小铨没有哭，只是恨恨地盯着他

说：“周建设，我告诉你，不看你是我爸，我现在就把你撂倒在地上。”说着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砰地关上了门。

这一巴掌将他和儿子的距离打得更远了。儿子为什么那么钟爱那只玩具老鼠，来北京时还带在身边？周建设对此产生了怀疑，难道他早恋了，难道那只玩具老鼠是对方送的定情物？联想到儿子来北京后经常上网，有时在网上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，周建设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。

高三学生因早恋功亏一篑的前车之鉴实在太多了。周建设想跟儿子谈谈，但是儿子每天回家后跟他几乎无话可说，他不敢正面向儿子提出自己的怀疑。他知道，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贸然提出怀疑，他们父子之间将会爆发一场更大的战争。那天，打了儿子一巴掌后，他懊悔了很久，不管儿子有什么错，都不应该动手，毕竟，他已经是成年人了。再说他也知道，对于高三学生来说，这一年承受的压力比任何一年都大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愉快的心情非常重要，他不愿因为这件事弄糟了儿子的心情，更不愿儿子在对他的抱怨中度过这一年。周建设甚至想过当面向儿子道歉，但是犹豫了几次一直没好意思开口，但是他说他还是想找机会跟儿子说一声“对不起”。

周建设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妻子，妻子也说有这种可能，因为儿子长年不在身边，他们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。有了这个怀疑心里就一直放不下，有几次，儿子在敲打邮件时，他示意妻子借送牛奶之机去看看他在写什么，可是见她来了，儿子马上点击键盘，将“文件”藏起来，她只得尴尬地走开。

后来，周建设就多了个心眼，见他打开电脑，就远远地盯着他的手指，看他敲击键盘的位置，这样偷看了几次，大概能猜到

他的密码。有一天，趁儿子上学去了，他试了几次，真的就打开了信箱。儿子的信箱已经被邮件塞得满满的，都是山东的同学发来的。但是周建设将整个邮箱都翻遍了，也没找到一封情书，倒是从那些邮件里，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儿子在北京过得并不快乐，他似乎很孤独很忧郁，在一封给同学的信里，他写着：“你们也许很羡慕我，因为我在北京也许很轻松地就能考上一所大学，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一直高兴不起来。我知道父母为了将我的户口办到北京付出了很多，可是他们并不能理解我，我在这里惟一的朋友就是我的小老鼠，我的苦恼只有它能听得懂……”

这封信像一枚楔子楔进周建设心里。他觉得心很痛很痛，却又一下找不到痛的根源。七年的骨肉分离，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儿子的户口办到了北京，可是到底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，他真说不清。但是他却知道，有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再找回来了。

小铨的高三生活才刚刚开始，周建设说他已有心力交瘁的感觉。

当周建设为儿子忧心时，远在武汉的紫琼却在忍受着与女儿分离的痛苦。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，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见她的前夫，那个十年前抛弃了她和女儿的男人。

她和前夫鲍勇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，双双留在武汉，她在一家报社当记者，鲍勇去了政府机关做公务员。婚后第二年，他们有了女儿婷婷。1988年，鲍勇辞职去了海南，与几位朋友一起办起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，听说当时生意做得很红火，后来海南开发热降温，他又去了北京，还是搞房地产开发。也就在这个阶段，他们的婚姻发生了危机。